

不完美的自由：費城自由鐘的裂縫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在美國歷史發源地的沉思

最近，內子與我一同造訪了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，這座城市被譽為美利堅合眾國歷史的發源地，漫步其間，彷彿能聽見兩百多年前建國先賢們激昂的辯論聲。我們遊覽了那些在教科書中耳熟能詳的名勝古蹟：討論並簽署憲法的獨立廳、經歷過早期政權更迭的總統住所遺跡，以及見證了與英國教會切割的基督教會堂址。然而，在眾多古蹟之中，最令我們駐足良久、陷入深思的，莫過於那口象徵自由的「自由鐘」（Liberty Bell）。這口鐘不僅僅是一件青銅鑄造的文物，更是一個充滿哲理性的象徵。它的身上赫然存在著一道巨大的裂縫，這道裂縫並非設計者的本意，卻在陰差陽錯間成為了民主自由最深刻的隱喻：自由從來不是完美的，它從誕生之初就帶有瑕疵，且極其脆弱，需要每一代人的守護與修補。



自由鐘的傷痕：一段不斷開裂的歷史

要理解這道裂縫的象徵意義，必須回溯其曲折的歷史。自由鐘的傳奇始於1751年，當時賓夕法尼亞省議會為了慶祝威廉·佩恩（William Penn）頒布《權利憲章》五十週年，向倫敦訂購了這口鐘上面刻著：「在遍地給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。」這是《聖經·利未記》25:10中的一句經文。

然而，命運似乎從一開始就在試煉這份自由。1752年，這座鐘運抵費城，但在第一次試敲時，鐘緣就發生了破裂。當地的鑄造匠帕斯（John Pass）和斯托（John Stow）試圖修復它，他們將原鐘熔化，並在青銅合金中加入了更多的銅，試圖降低其脆性。然而，第一次重新鑄造的效果並不理想，聲音嘶啞難聽；於是他們又進行了第二次嘗試，雖然聲音有所改善，但金屬的質量依然不夠穩定。

在隨後的幾十年裡，這口鐘見證了美國獨立戰爭的烽火，直到1835年，傳說在為首席大法官約翰·馬歇爾（John Marshall）舉行葬禮時，鐘體再次出現了明顯的裂紋。到了1846年，為了慶祝華盛頓誕辰，人們試圖再次敲響它，結果裂縫急劇擴大。為了阻止裂縫繼續蔓延，工匠們採取了一種稱為「鑽孔」（drilling）的補救措施，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，那道寬闊而深邃的「拉鏈狀」痕跡。遺憾的是，修補並未能根治問題，鐘體內部細小的裂紋依然在擴散，最終導致它在十九世紀中葉徹底失聲，再也無法發出清脆的迴響。

權力的擠壓：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考驗

轉眼望向今日的美國，自由的裂縫似乎正處於自內戰以來最嚴重的時期。自由的價值觀正遭受著來自朝野上下、政治建制與極端民粹的雙重夾擊。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曾是全球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標竿，但在近年來的政治狂飆中，這塊基石正被不斷



侵蝕。特朗普總統在任期間及其政治生涯中，曾多次公然指控主流媒體為「國家的敵人」（Enemy of the People），這種辭令不僅僅是政治修辭，更轉化為實質性的打壓行動。他及其團隊多次採取報復性訴訟手段，試圖通過法律成本令不符合其立場的媒體禁聲。例如，他曾針對《紐約時報》和《華盛頓郵報》發表的不利報道發起誹謗訴訟，儘管許多案件最終被駁回，但這種「戰略性抵制公眾參與訴訟」（SLAPP）的行為，無疑對媒體的監督功能產生了寒蟬效應。

此外，在追求邊境安全的名義下，基本的法治精神與人權價值有時也被遺忘在權力的暗角，例如在明尼蘇達州先後有兩名示威者被移民與海關執法局（ICE）執法人員槍殺。另一個令人心碎的例子是關於85歲的老婆婆羅斯·馬赫（Marie-Thérèse Ross-Mahé）的故事。根據《紐約時報》的報道，儘管這位高齡老人嫁給了一位美國退伍軍人，並且正在申請綠卡，但在丈夫去世後，她被ICE拘留了十六天，期間經常被戴上鐐銬，並遭受嚴苛對待。為當局辯護的人指出那老婆婆逾期居留，ICE無非依法辦事，但有必要對一個85歲的老太太上手鐐嗎？當一個政府為了排斥「他者」而踐踏基本的人文關懷時，那口象徵普遍自由的銅鐘，便又多了一道細長而陰冷的裂口。

社會的撕裂：暴力與一言堂的興起

如果說權力的膨脹是來自「上方」的壓力，那麼社會的撕裂則是來自「下方」的動盪。在今天的美國民間，包容與理性的對話空間正被急劇壓縮。左派的「取消文化」（Cancel Culture）以道德制高點自居，動輒對持不同政見者進行社會性抹黑與封殺；而右派的民粹主義則以反體制為號召，助長了對傳統權威的極度不信任。雙方都試圖建立屬於自己的「一言堂」，將政治對手視為必須消滅的仇敵。

最令人警惕的是，語言的暴力正逐步升級為實質的政治暴力。特朗普總統本人就曾遭遇過三次暗殺企圖，這種極端行為直接挑戰了民主程序的合法性。然而，他並非唯一的受害者。近年來，美國政壇充斥著政治動機的暴力陰影：眾議院議長南希·佩洛西的丈夫保羅·佩洛西在自家遭到歹徒持錘襲擊；共和黨黨鞭史蒂夫·斯卡利斯（Steve Scalise）在棒球場遭到槍擊；保守派政治活動家查理·柯克（Charlie Kirk）在校園辯論中被暗殺；甚至在2021年1月6日，國會大廈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暴力衝擊。這一片腥風血雨不禁令人勾起了上世紀六零年代的恐怖回憶，在那個時段，約翰甘迺迪總統、馬丁路德金牧師、Malcolm X、羅拔甘迺迪先後被暗殺。當子彈代替了選票，當暴民衝向憲政的殿堂，那本已脆弱的自由鐘，彷彿正在這震耳欲聾的暴力聲中崩潰瓦解。

結語：脆弱的燈塔與永恆的警示

美國曾長期被視為世界自由民主的燈塔，1861年2月22日，林肯總統在獨立廳發表講話，他說：「《獨立宣言》的精神……不僅賦予了這個國家的人民自由，而且，我希望



也賦予全世界人民自由，直到永遠。」自由鐘曾經啟發和鼓舞了無數自由鬥士，例如1830年代反奴隸制度人士便以自由鐘作為這運動的符號；1915年美國女權分子為了爭取投票權，便仿效自由鐘而鑄造了「公義鐘」。

1963年，馬丁路德金牧師在著名的《我有一個夢想》演講中，他曾深情呼喚「讓自由之聲響徹雲霄」（Let freedom ring），這並非指某一口具體的鐘，而是一種深具宗教與文化象徵的修辭傳統。鐘聲在西方文化中象徵宣告與召喚，而自

由鐘正是這一象徵的歷史凝聚。因此，金恩並非要敲響費城那口早已沉默的銅鐘，而是將其精神轉化為一種遍及全國的道德呼喚，讓自由從每一座山巔、每一片土地上「回響」。

1993年7月4日，南非民權領袖曼德拉與總統克拉克（F. W. de Klerk）於費城共同獲頒自由勳章，象徵種族隔離制度的終結。在儀式中，兩人參與了象徵性的敲鐘活動，以呼應自由鐘所代表的理念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由於自由鐘本身早已因裂縫無法再被敲響，這一動作更像是一種歷史與理想的象徵性延續，而非實際的鐘聲再現。這些民主鬥士的足跡證明了自由鐘在全球範圍內的感召力。

然而，今日我們在費城所見，卻是一個充滿警示的景象。自由鐘經過多番修補，試圖掩蓋那道裂痕，但它從來沒有真正縫合過，也再也無法承載敲擊。這或許就是歷史給予我們最真切的啟示：民主自由並非天然存在的萬古磐石，也不是一旦建立就能永垂不朽的千秋基業。它在本質上是脆弱的、不完美的，是依賴於公民的節制、法律的公正以及對不同意見的包容來維系的。

看著自由鐘上的那道裂口，我意識到，這道裂縫並不是自由的終結，而是自由的真相。我們必須承認它的脆弱，才能學會如何小心翼翼地呵護它。如果我們放任權力的傲慢與民間的暴戾繼續撕扯這份契約，那麼這口鐘將不僅僅是停止鳴響，它最終可能會在劇烈的衝突中徹底碎裂。費城的鐘聲雖然靜止了，但它留給世界的思考，卻應當在每個追求自由的人心中長鳴不止。

2026年4月27日

原載於香港《有情無國界》

[更多資訊](#)